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

我們講到惡報乙十三，這些都是無忌諱的惡，就是人悖逆良知，肆無忌憚在做這個惡。上一次是講到「用妻妾語，違父母訓」。父母跟我們的關係是最親的，是我們的天性，父子有親，因為愛欲而違背這個天性，這個是最損自己的德行跟福報。包含接下來講的：

【得新忘故。】

就是喜新厭舊。《弟子規》當中說到：「勿厭故，勿喜新。」這樣的人都是被愛欲所牽，失了自己的情義、道義。七百六十四頁，《彙編》進一步分析，這個『得新忘故』，小到「衣服器用」，整個生活上所需要的這些物品，「大而朋情親誼」，大到人與人這些骨肉至親，甚至於是婚姻所結的親戚，還有朋友，這是有小到這些地方，大到這些關係。「內而妻妾」，以前大戶人家，或者是當大官的，他除了太太之外還有妾。對下有童婢，他的僕人，都有可能來新的。若是得了新就忘了舊的，這就是「澆薄寡恩之尤者也」，這就是人刻薄寡恩，就是處世他就不念情義、不念恩義。所以人心假如是這樣，這個世間重利輕義的事情就很多了。我們想想，那就很多世間的悲劇，世間痛徹心扉、讓人痛苦的這些事情就很多了。所以風氣不能往這個方向走。

就像《論語》當中講，曾子說的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」，其實這個精神就是時時不忘父母、祖先之恩。同樣的，我們能念父母、祖先，人心就厚道，念恩。從父母、從祖先再延伸出來，那就是

念一切親戚朋友的恩，愈交愈深，感情愈來愈濃。甚至於是使用的東西，都能時時想著它也陪伴我很久，所以這種對人的念舊念情延伸到對物。就像我們今天看著自己身上所用的，甚至於房間裡用的，馬上都能生起這是媽媽特別買給我的；這是我要來讀書以前，哪個長輩特別勉勵我送給我的；這件衣服十多年前誰送給我們的。就像我們手上這個計步器，這是我們院長非常愛護大家的健康，送給我們每個人。這一分愛護放在心上，這東西是愈用愈有感情。

所以全修在性，我們學聖賢教誨沒有別的，恢復自己的性德，知恩報恩就是性德。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把我們迷失的真心什麼時候找回來？在結交每個朋友、每個親人、每個有緣人，在使用每一個物品，都是讓我們的性德不斷的恢復、不斷的彰顯。但是假如「得新忘故」了，那這個心就愈來愈被利欲所迷惑了，欲令智迷，利令智昏。

古人疼愛我們，留下很多寶貴的這些勸勉的話，「先賢有言。與其結新交。不如敦舊好」，這句話意義深遠，不如和睦、敦睦本來已經認識的親戚、朋友。因為我們得要思考，這個新結交朋友動機何在？假如動機出於要謀自己的利益，那縱使結交了很多很多朋友，事實上也無法交心。所謂「以利交者，利盡而交疏；以勢交者，勢傾而交絕；以色交者，華落而愛渝；以道交者，天荒而地老」。我們佛家常說要隨緣，要珍惜這些舊好的緣分，不能這些舊好或者這些本分沒有好好盡，去攀很多的緣。尤其是讀聖賢書，甚至是修行人，這麼去做了，那就表不好的法，人家覺得這邊講的「澆薄寡恩」，不負責任，不盡本分，這個就表不好的法，破壞聖教形象。

所以近處不能感動，未有能及遠者，自己家的子弟不能教育好，怎麼說去推廣聖教、去教別人的孩子？這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

們冷靜看看，很喜歡結交一大堆新朋友的人，他的動機何在？我們可能也要自己觀照好自己。你說佛門不是說要利益眾生嗎？這利益眾生也不能攀緣，利益眾生是要自己敦倫盡分，是自己明明德，自己這種情義、恩義不斷顯發出來，然後再由這些明明德來供養給大眾。講的話很有攝受力，你自己真的做了。

就好像大連王希海先生，他父親病得很重，沒有行為的能力了，他等於是終日守候，還幫他父親吸痰，照顧得無微不至，一照顧就是二十多年。但是他的事蹟令人感動，多少人因為聽了他的事蹟、聽了他的分享，孝心都觸發了，甚至都懺悔了。成德還親自見過，聽他一堂課，有一個學校的幹部就站起來，當眾當著一二百人懺悔自己對婆婆不孝。那時候成德也很感動，感動這種孝子的德行真的能夠觸發人的善根。你說那都是在社會上有地位，俗話說有頭有臉的人，在那麼多人面前懺悔，那要多大的勇氣，那要多大的這種慚愧心才做得出來？就聽了一堂課。

所以我們去利益眾生，是透過我們真正敦倫盡分，把這個真情真意的心得供養出來。就像徐醒民老師說，是用我們的明明德去親民，我們要自覺才能覺他，自覺是明明德，覺他是親民。用什麼親民？用自己真正恢復了孝、恢復了悌，忠信禮義廉恥，來給眾生做榜樣。用我們的身教、用我們的言教，來將他的善根啟發、增長。

所以不是說你到處結交朋友這叫普度眾生。所以這個次第不能亂，格致誠正，接著是修身、齊家，再來才是利益國家社會。變成我們前面都沒有，直接跳利益社會、利益國家，這個就躐等了，這個根本是拿著合法掩護非法。什麼是合法？利益眾生、宣揚聖教，這合法。掩護什麼非法？掩護自己的好名好利，喜歡人家讚歎，喜歡那種受人家推崇、讚歎的感覺。回到家裡跟在人前講課變成兩個狀態，這樣就落入了一個修學的誤區。所以古人這些話都值得我們

去靜靜的感悟、體會，用在我們的人生上。

這裡講到過去楚王曾經頒下詔令，要找他遺失的鞋子，就遺失的鞋而已，鞋一般不算是太貴重的東西。他講道：「我很傷心，我跟著我這個鞋子一起出去的，卻不能跟它一起回來。」對於物品都是這樣的念舊，更何況是人？上行下效，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」。所以楚王的這種念情念舊的心感動了他一國的人，所以「自是國人無敢棄舊者」，就不忍心拋棄這些舊的物品、舊的親戚朋友，就會念這個情義。這個是「真千古有情人」，這是指楚王，那是「亦千古知道人」，就是真正明白人情事理，甚至是真正明白怎麼自愛、怎麼愛人。

接下來，這個理開展得很好，事中舉了楚王的例子，還有一個我們也很熟悉的東漢光武帝的姐姐湖陽公主，剛好先生去世了，結果他姐姐特別敬佩宋弘，有意要想嫁給他。光武帝也是念手足情，去幫她探探宋弘的意思。結果皇帝就跟宋弘講到：「這個人富貴了，比較容易換朋友；貴是有地位了，容易好像換太太了，這個是人常情是如此嗎？」我們這個人之常情，我們也要了解到《弟子規》當中說的，「流俗眾，仁者希」，我們能夠去包容一些人所不足的，但是我們自己可不能隨波逐流。《無量壽經》說：「惑道者眾，悟道者少。」可是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正法難聞，所以我們可不能被社會風氣影響。

皇帝提了這個觀點，其實在功利的社會風氣，它對人的影響是不知不覺的。其實我們冷靜去觀察，成德讀大學的時候，就覺得從鄉下來的同學很容易交往，大家玩在一起互相幫忙。反而比較從大都市裡來，經濟環境比較好的，好像比較不會一群人玩，有一點他看得上眼的，好像就比較不是那麼重這種情義，好像交換一下名片，這個人值不值得我交？當然你交朋友還是要看的，但是你是要看

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不是要看他有多少錢，地位怎麼樣，我跟他結交我能得什麼好處，都是從這個利益去著眼，這樣也不妥當。

好像在這種功利社會有一個風氣，我收入多少了，我住在哪一區，等再高了我就搬到哪一區，好像交什麼朋友、住在哪，都是彰顯我的地位。為了要去到另外那一區，拼命賺錢，甚至於貸款買房子。我覺得這個時代，人都把自己搞得很累，都在追逐這些帶不走的身分、名、利。所以不是環境逼迫我們，是我們自己陷進去了，自己在困自己。

你看這個時代，要找到說餓死的比較不多了，但是忙碌得要死的那不少了。往往他忙到最後，家人沒照顧好、孩子沒教育好。所以這個時代能夠不隨波逐流不容易，搞得大家都忙得要死、累得要死。俗話講說，為誰辛苦為誰忙？所以這些風氣我們得自己有理智去判斷，甚至更有志氣去扭轉錯誤的風氣才對。

所以宋弘就是一個好榜樣，他雖然是在東漢，但是我們效法他們，也能夠在這個時代振興正確的處世態度。宋弘這件事鐵定影響當時的朝廷，必然的，因為這個事最後一定文武百官都知道。所以宋弘對應皇上：「貧賤之交不可忘」，這個就呼應皇上講的有錢了換朋友，他說貧賤之交不可忘，我們貧窮時候幫過我們的人，這個都不能忘了。像韓信這時候餓到沒飯吃，一個農村婦女給他一餐飯，他念念不忘，等他發達了，拿了很多錢報她的恩。這個婦人她根本就覺得，你這麼可憐，煮個飯，她心上連痕跡都不落。人家雖然是個農村婦女，可是這種樂善好施，都有這個善根，人家也不去希求這種回報。

其實這個話，皇上的話，應該宋弘知道意思，但是他講話也是懂得這種分寸，沒有馬上就說「那不行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」，他先貧賤之交不可忘。這句話出來，皇上說，對。用現在的話就是先用

第一句把皇上的正能量提起來了，接下來再針對皇上主要的意思再回答，就不會覺得好像很衝了。貧賤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，糟糠之妻是指原配，本來貧賤時候就娶的妻子，他是絕對不能夠拋棄她的。皇帝就回頭向公主示意，這件事可能行不通，因為感覺到人家宋弘的氣節，重情重義。

這位讀書人就說到他讀了這個故事，他感嘆：憐愛新的拋棄舊的，應該就是指拋棄原配，「舉世皆然」，就是這種現象比較多。所以「妻妾之際。尤易移人」，在這種情欲當中很容易就得新忘故了。「往往枕上生嫌」，就是在閨房之內，新人去詆毀、毀謗舊人就很容易發生，所以這種事情一發生，就埋下了這個家的禍根，鐵定要產生一些嫌隙，甚至於嚴重了就可能要骨肉親人的一種衝突、分離都有。所以這個害處實在不可言，人不可以不謹慎。

我們現在冷靜去看看，有一些很有錢的人，一找小老婆，他們家的事就很多了，人事的紛爭，甚至於後面的財產問題搞得，甚至這個企業家死了都還爭了很多年，都沒有辦法平息，都沒有辦法下葬。話又說回來，一個有地位、有錢的男子，假如這個得新忘故放不下，他會惹來人生嘗不盡的酸甜苦辣。所以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，這個也怪不得人。

而這裡面提到的，家裡面這些產生的嫌隙，其實也在提醒每一個人，「讒不自來，因疑而來」，讒言不是自己來的，是我們親人之間、朋友之間產生了懷疑；「間不自入，乘隙而入」，這個離間的話不會自己跑進來，是我們有空隙了才進得來。其實我們冷靜想想，這個舊人應該是我們很熟悉的，我們比那個新人更了解他，怎麼都被他得逞了？其實還是人的什麼？欲。就是欲令智迷，情生智隔，產生情欲了，看不清楚了。「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」，你喜歡一個人，那個就不冷靜了、不理智了，他一講什

麼話你就很容易受他影響。所以無欲則剛很重要。

接下來舉個例子，有一個富翁沒有孩子，然後就抱養了哥哥的孩子十年。那當初人家哥哥也是割愛，把孩子送給弟弟了。結果自己的妾又生了一個孩子，這個富翁就把這個養了十年的孩子，就把他拋棄了。所以這個人就是都還是自私自利。哥哥把自己的親骨肉都讓給我們，我們這個情分要放在心上。那你說孩子都養了十年，跟我們朝夕相處，怎麼自己的妾生一個就把他拋掉？所以這個人有錢有地位不能變了心，一變了心災禍就感召來了，惟人自召。變心就非道，是道要進，非道要退，苟或非義而動，背理而行，就麻煩了。結果你看，進一步他把財產統統給了這個妾生的孩子。後來這個哥哥的兒子他用勤儉成家了，而且孝悌恭慈，很有德行，整個家族都非常讚歎這個孩子。然後這個妾的孩子長大了，又放蕩，遊手好閒，又吃喝嫖賭，結果財產全部都耗光了。這個時候，這個富翁就非常懊悔。「悔之於後，將何及乎」，人生沒有後悔藥可以吃。

再來，儀徵這個地方，在江蘇揚州，有一位景暘，讀書人，他貧窮的時候跟揚州的史城交往得很好。結果景暘去世了，可能留下了妻子、孩子，日子過得很不好。結果過去的這些親人、老友就疏遠了，都不跟他往來。但是這個史城都沒有忘記他，然後時時都會關心了解他們吃穿如何，甚至於是超過景暘在世的時候。而且景暘他還留下很多文章，數十卷，這個朋友史城還捐了千金幫他出書。然後講道，他不忍心自己的老朋友他一生所積累的學問，就這樣像入了黃土埋掉了，就太可惜了，不忍心他的菁華殞地，他一生的這個學問應該讓它可以利益這個社會，甚至於是讓他的後代也以他的父親為榮，效法他的父親。結果後來這個史城做到很大的官，都是屬於宰相、部長這種級別的官員。這個是對於朋友念舊。

我們再看范仲淹先生，他在做吏部員外郎郡守，就是他的官職

是吏部員外郎，他實質上任是一個郡的郡守。當時候是有三個僕人婢女，等於是照顧很多生活這些工作。等到他官升到二府，這個就是當時最高的兩個國家單位，就是樞密院是管軍事的，中書省是管國家的行政，就是文武兩個最高的單位，已經升到這麼高的官職。「乃至於薨」，這個薨就是國家的大臣去世了。就是到他離開這個世間，差不多十年，他的僕人沒有增加一個人，也沒有改，沒有換人。我們從這些行持，都可以看到他們處世的心境，特別念這個情義。這個是得新忘故。

【口是心非。】

我們一般說的偽君子，心口不一。《彙編》談到：「心口皆是」，這個就是心口一如，「言行忠信，表裡相應」。接著說「即心口皆非」，等於是 he 心想的是不對的，嘴講的也是不對的，「人猶得而防之」，人懂得這樣的人不要靠近、不要結交。但最怕的是什麼？「惟言稱堯舜」，一講話，堯帝說什麼、舜帝說什麼、孔子說什麼，但是「心同桀紂。口誓山海」，講得我們說天花亂墜，很能迷惑人。我們舉個例子，西漢末年王莽，他也是個大官，他拉攏了那麼多人，可是他最後篡位，你說他口才好不好？他言稱不稱堯舜？可他內心不是這樣。很多人假如沒有分辨出來，就可能不辨忠奸的話，後面都會有不好的影響。

你看「心懷陷穽者。最難測度」，這樣的人「事君必不忠。事親必不孝。交友必不信。臨下（他當主管）必不義」，因為他的心已經跟真心相違背了，行為就不可能跟八德相應。「此輩乃小人之尤者也」，這樣的人是小人當中很惡的人，讓人防不勝防，所以「使人悞信其言」，信了他的話，「而入其機殼之中」，這個機殼就是圈套。所以他的罪「加陽惡數倍」，太陰險了。我們剛剛舉的那個王莽，很多人可能都被他騙了、被他利用了，後來受害的人甚至

是百姓、甚至是國家，影響範圍都很大。

接著舉「佛經有云。妄言惡口之人」，惡口是罵人，妄言就是口是心非，講的都是不真實的話。我們冷靜看，《太上感應篇》這麼多行為，口業就佔了很大的比例。口業最難防，但是不防後果不堪設想，口業一定要對治。為什麼《無量壽經》身口意三業它把口業排第一？因為太容易造。我們要去西方要不再造新殃，他每天在造，跟西方極樂世界的方向背道而馳。再來口業不對治，那個話出去，首先是心先動，心已經不清淨了，每天心波濤洶湧，那不是不進則退，一直往後退了。心淨佛土才淨，才能接上這個極樂世界的頻率。所以要修清淨心，要從口業下手。所以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。

佛經更點出來，這個佛經是寶，因為沒有佛經教誨，我們根本看不到這個真相，前世什麼樣不知道，來世怎麼樣不知道。佛經都給我們講清楚，死了「墮拔舌烊銅」，拔舌，灌烊銅，然後「犁耕」，犁耕，耕田那個犁來耕舌頭。你看這些地獄，光是想就頭皮發麻了，真的受，那不知道有多痛苦，真的是就像經上說的，想到這個情景就流血汗，更何況是去受？而且「遐劫受苦」，代表要很長很長的時間受苦，三途一墮五千劫，不只是在地獄，縱使是生到畜生道，地獄出來還要餓鬼，餓鬼出來還要畜生，在畜生道還常常是要吃荊棘一類的這種食物。其實這個也有道理，為什麼你都吃那個會刺的東西？因為我們的心奸險，所以受苦當然也是這樣。你心奸險，常常都去刺傷別人、傷害別人，所以自己連在畜生道都要受這個果報。縱使從畜生道出來當人，「舌根不具」，舌根不具是不能講話，或者口齒不清楚，就是跟平常人不一樣，有缺陷，而且「口氣恆臭」。所以事實上我們這一生這是一個受報身，身體好、相貌好，這些都是修來的，連口氣清香、清新，還是這種口氣不好，也

是一種果報。

所以人假如明白這些道理，也懂得從自己的這一個受報的身反思自己過去的因。比方成德從小身體就不好，過去殺業重，一來要懺悔，二來要多修無畏布施。哪裡可以看出來殺業重？小時候喜歡弄刀弄槍，有這些棍子什麼的就很喜歡玩，那就是習氣。你看習氣現前，都不是拿起《論語》高興得不得了，都好玩，不喜歡讀書。你看我們在業力面前做不了主，所以不是遇到師父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所以遇緣不同，尤其師父這個緣，那是我們法身慧命的再造父母。所以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念師長恩重要。

再來，這樣的果報，當人舌根不具，口氣恆臭，縱使他講出了好的言語，人家也不容易相信他。所以假如我們今天說：我都講得很對，咋沒人相信我？這也不能怨天尤人，也是果報。但都能轉，我們堅持對的去做，慢慢這個業就轉過來，俗話說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」。人家不相信，也反省自己。得不到社會大眾的諒解，一定回過頭來反省自己，這是真正覺悟的人，不怨天、不尤人。所以「口是心非之業。獲報如此」，這個非常重。

我們要了解，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，你口是心非讓人家看破了，一文不值。台灣「青年十二守則」，這些都是一個人這一生能不能走向幸福美滿人生的關鍵，列了十二條。其中一條，信義為立業之本，你事業能不能做好，關鍵在哪兒？誠信，義，道義，你是不是真心去服務人、去為人付出？每一個行業行行出狀元，都是為社會服務的。你不是義，都是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，這事業做不長久。太自私了，有時候慢慢就會損人，就會鋌而走險，這事業不能長久。所以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，對個人是這樣，對國家也是這樣。

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」，人民對國家、對領導者的信心超過軍隊的重要，超過國家的錢財的重要，一失人心，可能瞬間瓦解。

國如是，一個團體亦如是。

所以明朝的薛文清就說了，《易經》裡面提醒：「庸言必信」，就是你平常的言語都要誠信。就是你平常的言語，人都會覺得不要緊吧。其實人很容易去分別執著，什麼時候才認認真真、正正經經講話？在台上。那這樣的態度，台上台下不一樣；有人的時候，公眾講話不一樣，沒什麼人了，態度又變了，人前人後又不一样了。其實只要有這種分別在，那個都是做表面功夫，那個都很容易就口是心非。所以這裡講，「人以為不緊要。輕發而不慎」，隨口就講，都不謹慎自己的言語。「殊不知一言之妄。即言之失。」就是你講了一句不實的話，很可能你在人家心目中言語的形象就破壞掉了，人家以後就很難相信你。隨便給人家開玩笑，一下你在人家心目中的形象就沒了。很可能這種事我們都遇到過，真正聽到了，可能我們的心態還「那有什麼大不了」，還不反省，還覺得人家太小題大做了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教我們，「不欣世語，樂在正論」。既然要講話了，絕對不要去造業，要去積功累德，既然講話了，就能利益自己、利益別人，多講利益語、多講軟慰語、多講道義之言。「故庸言必信。德之盛也。」所以一個人他講話都是很謹慎、恭敬，這個人的德行一定很好。

所以看人的修養，往往不是看他口才怎麼樣、講得怎麼樣，都要在他很細微的一言一行當中去觀察。尤其是你真的要結交這個人做知心朋友，或者是說你要重用一個人，那個崗位又很重要，這個時候要知人善任。這也是我們用人當中，可不能憑著自己的愛緣慈悲感情用事，還得為團體負責任。尤其我們在佛門做事，你推薦一個人錯了，影響一個地區的法緣，這個過失不輕。

所以我們看到馬上這個正面的例子，真的是庸言必信的人，「德之盛也」。「宋司馬溫公」，剛好這時候劉安世先生向他學習。

司馬溫公就應該也是將他一生所學的精髓給他和盤托出，教導他「盡心行己之要」是「惟誠耳」，最重要的就是真誠。就像《中庸》說的：「誠者物之終始。」佛門真心的體就是誠，至誠心是體；清淨平等覺，自受用；慈悲，他受用。而我們要能恢復本有的自性，就是孟子說的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，從哪裡下功夫？功夫先自不妄語開始。

司馬溫公又講到，他也是讚歎劉安世先生，因為劉安世後來是做了國家諫臣，也是很大的官，非常正直。當然也是很歡喜這個學生，也讚歎這個學生，說他平生就是一個「誠」字待人。很可能他一生也遇到很多挑戰，可是都能堅持這個處世的態度。劉安世先生因為非常正直，遇到有人要謀害他，可是那個要謀害的人起了這個念頭，還沒有去做這個事就暴斃死了，因為這一念心太惡了，這是要去傷害一個忠臣。而且這樣的人，像司馬溫公、劉安世先生，這個都是所謂善人，都是有天地鬼神在保佑的。

當時候有一個市民叫田叟，他說經過南京假如不見到劉侍制，就是指劉器之（劉安世先生），不見見他，就好像經過泗州，這個泗州就是現在的曲阜，去了曲阜，沒有去拜見至聖先師孔夫子。就是去了曲阜不到孔廟去拜至聖先師，那不是很遺憾嗎？就好像白去了。那就好像到了南京，不去見見這一位有德行的聖哲人，那不就白去了嗎？所以市民田叟講這個話，可見得當時候劉安世先生在老百姓心目當中的威望。所以他能感人到這個地步，沒有別的，就是他真誠。

所以看了這個事例，這個誠怎麼可能去誤人？所以人，這個也是感嘆，人怎麼不在這裡下功夫？人不在誠、不在心地下功夫，在哪下功夫？動歪腦筋，只是重表面，做表面功夫，都是話講得很好聽。所以這裡講不要口是心非，就舉了這些榜樣來勸勉我們效法。

接下來這個例子，「任國佐」，他生病好一段時間了，他就設醮壇來替自己祈福。結果在夢中神就告訴他了，說：「你平生為人。心口不同」，就是口是心非，心口不一，「自少及長。善功無一」，沒有發自真誠的善心去做善事，反而這種心口造的業很多，所以「罪惡已定。死在旦夕」。結果真的就死了。

真的要知過不容易，都讀了書，但是從小到大，還是沒有依教奉行。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說：「知過不改，知善不為。」那等於是沒有羞恥心，才知過不改；知善不為，沒有志氣，得過且過。所以，有慚有愧是人重要的善根。見善，心嚮往之，肯去效法，這都是有善根福德的表現。我們看到這個例子，也引以為戒，真的心口要一，而且要發自真誠去行善，要搞真的，不能搞假的。

接著講到：「土無定位。五行秉之為主。」五行是金木水火土，木是東，北是水，南是火，西是金，所以東西南北，這個土是在中。金木水火土是以土為主，五行秉之為主，「四時賴之以行」，春夏秋冬的運行，「萬物藉之以生」，土表信，土是大地，萬物是賴它生長。所以五行跟五常是相應的，所以「其在五常。則信是也」，土跟信相應。木火土金水，木跟仁相應，火跟禮相應，土跟信，金跟義，水跟智，跟仁義禮智信是相應的。

接著又說：「若四端無信」，這個仁義禮智假如沒有信，「則亦不成其為仁義禮智」。我們冷靜去看，不守信，哪有仁、哪有義？那不是很無禮嗎？那沒有智慧了。不守信，沒有辦法在社會立足，信是人的第二生命，信用。「故曰。誠者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」，《中庸》裡面的一句話。所以事業要成就，一定是自始至終真誠守信去做；不真誠，絕對做不成事情，成就不了自己的德行，更不可能去成就事情。「今人吐語出言。並無真心對人。豈能自成其人哉」，所以一個人要恢復自己的性德，孟子說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

，要恢復，首先就是要用真心去待人。假如講話都不真誠，那是跟真心愈來愈相違背，怎麼可能恢復明明德？怎麼可能成就道業？

接著也是勸勉，「若從此改悟」，悔改醒悟了，能「言行一致。表裡相應」，就像《無量壽經》說的「言行忠信，表裡相應」，這樣「遇事坦然。常有餘裕」，遇到事情都是真心對待，不會有這種心機，不會夾雜名利，這樣身心是非常自在的，所以心情很放鬆、很柔軟。「仰不忤於天。俯不愧於人」，這是孟子說的人生的三樂之一，他良心很安，「平生不做虧心事，夜半敲門心不驚」，所以真的時時守住誠信，身心是愉悅的。所以說「豈不樂乎」，因為用真心就有法喜，這種快樂由內而外出來。

接著說，「然此吾人所最易犯」，就是口是心非這種口過很容易犯。為什麼很容易犯？習慣了，習慣欺騙、習慣應付，都隨口就說了，都跟自己的心不相應。所以不能打馬虎眼，更不能都有所自私自利的目的去說話。要把這個習慣轉過來，這叫熟處轉生。真誠心陌生，生處要轉熟，時時能夠提起來。怎麼轉過來？「防檢甚難。切毋略略放鬆」。所以要預防，要時時檢束自己，不能鬆懈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說，世間聰明俊秀的人不少，德不加修，業不加廣，只為因循二字，耽擱一生。他因循，他自己就不時時戰兢惕厲，他就提不起這個態度了。這樣就「自絕於光明正直之鄉」，那就漸漸離光明正直的境界愈來愈遠，極樂世界是常寂光，一片光明，就跟它背道而馳了。

所以求生淨土的人，心淨佛土淨，那是一真法界，我們要用真心才能夠相應。所以要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就跟一真法界起感應道交。這就能「現生優入聖賢之域，報盡高登極樂之鄉」，這樣就生則決定生。所以要尊重己靈，要真正護持好自己的佛性、慧命。「無量光壽，是我本覺。起心念佛，方名始覺。託彼依

正，顯我自心。始本不離，直趨覺路」，很快就能回到西方老家了。

假如不自愛，一鬆懈，輪迴路險，無常迅速，可能就「入於黑暗荊棘之境」了。因為我們假如不真誠，口是心非，造的全是三惡道的業，種這樣的因，怎麼可能不受這樣的果報？所以只要從心行去轉變，決定能改造命運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所以連成佛都求得到，還有什麼不能靠自己去努力獲得？

我們看下一句：

【貪冒於財。】

是貪污錢財。

【欺罔其上。】

這個欺瞞上司。有時候在貪財的時候，也都是隱瞞上面的領導者。七百六十九頁講到，索取沒有厭足，這個就是貪，這種欲是深淵，滿足不了。「昏昧無恥曰冒」，那不知道冤有頭債有主，你拿了國家的錢財，債主是全國人民，真是昏了頭，所以昏昧。為什麼昏昧？欲望作祟，欲令智迷，利令智昏。

接著強調，「事上忠而持己廉。人臣之大節」，這是我們為人下屬、為人臣最重要的節氣、本分，盡忠，然後廉潔有守。可是我們失了這個本分，「今也以貪冒之故而罔上」，為了要貪財還欺瞞上司領導，這個臣節就沒了，縱使得到一時間的富貴，但是從整個歷史來看，都是「旋踵破敗」，就是很快就衰了。《菜根譚》第一句話就講：「弄權一時，淒涼萬古。」而且子孫也受到他的餘殃，所以「子孫狼狽矣」。那不如「忠廉有守」，然後還保住了自己一身的清名，甚至給後世好榜樣。就像楊震他這麼清廉，他後代子孫以他為榮，後代稱他叫「四知堂」。所以這個不止保住了自己的名節，還樹立了後世一千多年的好家風，這個是真正不昏頭，能為子

孫長遠著想。

這個『貪冒於財，欺罔其上』不只是講當官，進一步再分析，包含「衙胥侵蝕錢糧」，他在公家辦事，偷偷的拿了這些錢糧，甚至於是在大富人家的「莊僕隱匿稅租等類」，他的主人地主，有一些收了這些租稅，他從中貪污了，這些「種種弊端。不可枚舉」。這些都屬於什麼？「下取上財」，底下的人去貪取上位者的財物，而且都是用一些伎倆、小聰明。我們講到這裡就想到俗話勸世人的，君子樂得做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。真的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古人留這些話很精闢。

底下就說了，「然所取之財。原是命中本有」，結果「無如來路不正。遂致身財兩失」。這就是小人冤枉做小人，本來命中有的，可是用不好的手段折掉自己的福，而且現世還要受造的這個惡因的果報，最後人財兩失。不如怎麼樣？「纖毫不苟」，纖毫就是指一絲一毫都不苟且，不貪，「則本有之財。必從他途正分中來」。在本來的本分因緣當中不貪取，因緣到了，一定會從其他的這些機緣當中得到你命中有的財富。所以人不明事理，他就覺得我現在一拿，我下半輩子不愁吃穿，他算盤算錯了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所以這個時代不宣揚倫理道德因果，這些命裡有富貴的人最後造孽了，這是真可憐！他們的可憐不會輸給貧窮人，貧窮是一時貧窮，造這個業，這一生最後人財兩失，還得到三惡道受報長劫，不知道要多長的時間。

所以接著說了，同樣是取，你是用不法的手段，最後是人財兩失，可是安分守己，最後還是得到了，而且很安穩，不法的時時是提心吊膽，所以身心的感受跟未來的受用相差太大太大！所以為什麼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？你不教育了，社會風氣都是只看眼前，都是刀頭舐蜜，看到有甜頭就要去嘗，不知道舌頭也割掉了。所

以這裡講「此是至理」，就是明白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強求。但是命裡無時，只要能夠積德行善，都能改造命運。所以「人當不昧」，就是在人生路上不能昏昧、迷糊了，一定要是非善惡分辨清楚。

接著舉了一個實際的例子，明朝貴州大中丞，這是很大的官，他姓王，王公，他管「總制兩廣」，你看廣東、廣西，他的權非常大。結果他就清查了庫銀，居然多有剩三十四萬兩。而且這些錢，戶部是管財物方面的，這個款已經撥下來了，然後該發的軍餉全部都發完了。為什麼還剩這麼多錢？因為這一段時間發的軍餉少了，可是撥下來的錢多，日積月累就剩了不少錢。朝廷不知道這個現象，因為錢都已經撥下來了。王公看到這個現象，就要奏明朝廷。家裡人也都沒說什麼，也知道他很廉潔，也不會說什麼。結果他的同學老友就跟他說，「你一塵不染，朝野都知道，你很清廉，但是這些銀兩也不是去跟老百姓訛詐來的，也不是去偷國家的稅、偷國家的錢，對上沒犯法，對下也沒有虐民取財。而且你還有四個孩子，是不是可以稍微為他們打算？你可以報三十萬兩就好了，四萬兩可以給子孫打算打算，這樣對你的廉潔盡忠也沒有損害。」聽起來好像有點道理，所以人有時候不能聽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。

當然王公很有涵養，可能覺得這同學朋友也是出於好意，雖然講的實在講沒道理。他就笑著：「君言亦合情理」，聽起來好像符合情理，但是你看他的應對也給人家台階下，「君言亦合情理。但孀居三十年」，這個孀本來是指寡婦守寡，用在這裡就是他很廉潔，安貧守道。「我都已經這樣處世三十年了，一旦為了自己的兒子、孫子去打算，那我不就心有變了嗎？我都年紀這麼大了，白頭了還改變我的氣節，那這樣不是錯誤嗎？」我們俗話說晚節不保，這個可不能幹。俗話說蓋棺論定，可不能一世清名毀於一旦。我們說

立名於一生，失之頃刻之間。五六十年，甚至七八十年，立名於一生，可是你最後改節了，那一蓋棺論定，還是這個惡名。

但是能夠善始又善終，那也是要很有恆心、很有定力。因為尤其我們這個時代，財色名利的誘惑太多了。所以得真正明事理，真正看破世間都是虛幻的，緣聚緣散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看破才能放得下，不被誘惑。

結果他最後就把所有的這些款項都還給朝廷，一鎰一銖都不留。結果後來他的官職都是郡守這樣級別的，而且他的孫子輩要不就是文狀元，要不就是武狀元，擔任的官職都是很重要的，而且都很清廉。這裡也舉到當時的雪園太史兄弟，這就是他後代的子孫。接著就感歎，王公能做到這樣很不容易，難能可貴，可以為天下的真君子。所以這是非常正面的表率。

接下來提到了明朝成化時期，有一個官員叫秦紘，他當了陝西的巡撫。這時候當地秦王府，這都屬於皇親國戚，底下的旗兵、校官非常放肆橫逆，當地老百姓很痛苦。秦紘都把他們抓來處置、判罪，不然繼續下去就沒有王法了。結果秦王府就告秦紘欺負、欺滅皇族。結果皇帝很生氣，因為來告狀的畢竟是他的親戚，然後就下令錦衣衛把秦紘抓起來關到獄中。

皇帝也很可貴，他就命令身邊的臣子可靠的人，叫尚亨，去查他的家產情況。結果只查到黃絹一疋，然後舊衣服數件，就只有這麼一點點財物。結果這個尚亨就回奏皇上秦紘的貧窮狀況。皇上親自檢查，結果非常感歎，非常嘉許他，然後就趕緊把他放出來，還賜他萬錠的銀兩，然後來彰顯他的廉潔。

這個皇帝也有智慧，他舉善教不能。把善，把官員裡面好榜樣樹起來，就能振興這種朝廷的風氣，大家都向他效法。然後還調他做河南巡撫，河南是人口最多的地方，升更重要的官職。結果他到

任，這時候很受重用的太監汪直也剛好到河南去辦事，而且他這時候我們說「威勢震赫」，就是好像很有威望，可能他出來的那個陣勢也很大。其他的巡撫都是很恭敬的來拜見他，但是秦紘沒有這麼做。這個太監汪直也很可貴，他知道秦紘是很盡忠廉潔，看他沒有來給他諂媚巴結，反而更加敬重他。而這個秦紘又寫奏摺給皇帝，然後也批評了這個汪直，因為他出去陣勢太大了，帶了很多這些旗兵、校官，這樣難免騷擾到地方百姓。

後來汪直回到京城，皇上也可貴，就問他說：「你去過這些省的巡撫哪一個人最賢德？」太監汪直就說：「秦紘最廉潔，又有才能。」其實這個皇帝也在考汪直是不是講真話。所以處上位的人也都要能分辨忠奸，不能被一些身邊人的話一講，都不去了解清楚，那就變偏信則暗，兼聽才能明，甚至於是有親自去了解。結果汪直稱秦紘最廉能。皇上就把秦紘上奏批評汪直的奏章給汪直看，汪直一看叩頭認罪，所以皇上也就原諒他。後來秦紘做到尚書，這個都做到部長級了。

從秦紘的事例，明朝顏茂猷先生針對這個事例，他有所一種領悟，他說：「行節至此」，就是一個人做人處事他的氣節到這個程度，就如同日月這麼樣的明亮，「如精金美玉」，都不雜，很純，很廉潔，沒有染污，所以「不亦善乎」。假如秦紘稍微積了一點貨財，那他下到監獄的時候能夠很灑脫嗎？不要說多，稍微有積了一些貨財，就沒那麼灑脫了。所以他是「廉威既震。閹宦無色」，他的威嚴從哪裡來的？從廉潔來的。所以古人說「公生明，廉生威」，大公無私他就明智，人一有私心私欲，他看不清楚，偏頗；廉潔，他就有威望、有威嚴，無欲則剛，所以連這些得寵的太監都非常敬重他。

而這裡還分析到，這時候太監汪直到各地去的時候，連這些部

長級的人都來諂媚他，叩頭乞憐，希望他在皇上面前說幾句好話，那這些大官不就根本沒有一種威嚴在？而這個秦公，因為這個部長級的官員那是在皇上朝廷內的，都這麼樣去討好，可是這個秦紘他是遠在幾千里外的巡撫。那種威嚴，廉潔所產生的威嚴，卻能夠震懾皇帝身邊的太監。所以感嘆，「嗟乎。貴賤固所自處耳」，一個人是貴是賤，絕對不是看他有多少錢、位置多高，是他做出來的事情尊貴。

接著下一個故事，宋朝的杜衍，他是山陰人。當時候是他已經當官了，在家用餐，吃一碗麵。可能親戚朋友或者同事就說，那你也太節儉了吧。杜衍就說了，「我本來就是一個，我們俗話講，我本來是個小老百姓，現在有這樣的官位跟福祿，你看戴帽還有冠帶」，我們說腰帶、所穿的服裝，代表他的身分，「這個都是國家給我的，國家給我取回去了，那我不還是小老百姓嗎？假如我現在用的都很奢侈，一旦我沒有當官，那我怎麼過日子，何以自奉哉？」所以這個時時都是感恩，時時都是心存國家的恩德。

所以「夫儉者。廉之法也」，就是儉才能養廉。只要不節儉，「物交勢迫。浸不自由。奢費恣靡。悉此是貲。雖欲廉得乎」，就是假如不節儉，生活的花用不只自己，你一奢侈了，你的另一半、你的後代不都染上這個習慣嗎？這些物欲的一種情境，慢慢慢慢你不知不覺就染污、就墮落了，花費愈來愈多，那錢從哪來？所以只要不節儉，鐵定就要動歪腦筋貪污了。

所以我們前面講到，有一個官員他跟一個底下的人滿談得來的。結果有一天問他，「你一天花多少？」「一千錢。」他嚇一跳，他官比他大都沒花那麼多，原來他每天都吃肉。他就疏遠他了，為什麼？不節儉很難廉潔。這個都是有智慧看清自己、看清他人。

「故廉莫如從儉」，要能夠廉潔，最好的做法就是節儉。所以

「泣民之時。無異處家之時。用官之財。不啻用己之財。斯可矣」，為官這個心境很重要，面對人民的時候，就跟面對自己在家對待親人是一樣的；用官家的錢財，就跟用自己的財一樣，不會去亂花，都會愛惜的。這個都是愛民如子、愛民如己。

接下來是一個反面的例子，他確實是「貪冒於財，欺罔其上」。浙江紹興府有一個布政使，他很聰明，很會用一些方法來貪取錢財，結果居然積財到數十萬。後來一定幹壞事幹多了，東窗事發，就沒得當官，就回家。但畢竟他已經積了不少錢財，就買了良田。良田是指很好、產量很高的田，十萬畝。這個很驚人，是大地主，所以富甲一方。他的祖父頻頻在他的夢中出現，這真的，祖先跟後代跟我們是密不可分，而且這個祖宗真的愛我們，一直提醒他，說陰間要懲罰你，其實是勸他趕快回頭是岸，改過自新。結果他不信，所以這個人不孝，不恭敬祖先。

後來，他只有一個兒子、一個孫子，結果這兒子跟孫子吃喝嫖賭很嚴重，最後都死了。因為這個福報折得太快了，祿盡人就亡了。他自己沒多久也染病，結果癱瘓癱在床上。子媳婦跟孫媳婦品德不好，所以也都幹出見不得人的事，名聲很難聽。然後接著這些親戚朋友見到他有這些錢財，都想盡辦法來騙奪他的錢財。他雖然癱瘓，但是這個眼睛還看得到。所以大家可以想像，他躺在床上很痛苦，見到兒子、孫子死了，媳婦都幹這些壞事，大家都來謀他的錢財。等到他，我們說奄奄一息了，錢財全部都敗光了。他臨終的時候眼睛張得很大，然後在那裡呼叫，還講了一段話。這個說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他感嘆：「我官至布政不小」，布政使算不小的官，「田至十萬不少」，到了十萬畝也不算少，「我手中置」，那十萬畝都是他自己去買的，「我手中了」，就敗光了。然後說完就死了。所以他等於最後終於看清楚了自己的愚痴。

後人感嘆，「嗟乎。此特花報耳。其果報在地獄」，他更慘的果報還得去受，所以「又不知何如也」。所以這個佛家講可憐憫者，本來是很富貴的人，富貴的命，不去積功累德，搞到最後是這樣。

接著就讚歎楊震先生，「善哉楊伯起曰。吾雖無厚產以遺子孫。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。所遺不既多乎」。這個是很有智慧的祖先，他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留金於子孫，子孫未必會守；留書於子孫，子孫未必會讀；不如於冥冥中積陰德，以為子孫長久之計，這是真留好東西給子孫，而且他的榜樣也是子孫千古在留傳。

好，這節課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